

目錄
80期 (2000年10月)

- p1. 『緊急呼籲』，聰美姐紀念基金會
- p2. 『20年本土文學創作界擔憂ê處境』，宋澤萊，
本文ê原文是中文，陳星旭翻譯做台文。
- P3. 【電子批】『白話字kap TLPA ê論戰』，弘堯，楊允言kap朱真一，
台語網選錄出來 ê，原文是全羅，賴柏年翻譯做漢羅。
- P4. 『田野日記』，蔣為文
- P7. 『The Unspeakable』，陳雷
- p10. 『一位熱愛台灣ê仁者』，賴其萬
- p12. 『攏無beh修理！』，溪柳
- p12. 【笑話】『Khah好ê對象』
- p13. 『來去Hawaii結婚！』，陳柏壽
- p14. 『好命、phái^a命、新生命』，清風
- p16. 『台灣人智慧歇後語(續)』，溫惠雄
- p16. 『我tī夢中teh哭』，阿堯譯



Tâi-Bûn Thong-Sìn

台文通訊

80期

2000年10月1日

Editor: Sô Chèng-hiân

Publisher: Chhong-Bí Memorial fund, USA

緊急呼籲

敬告各位「台文通訊」讀者-設立「共同發行人」ê代誌

五十外冬ê國民黨統治hō咱看著台灣話kap台灣語文ê凋零kap消失，hō咱感覺台灣局勢親像入秋ê悲觀kap失望；咱親生ê子孫，一個一個越頭去講別人ê話，親像半路仔認別人作父作母，叫人作阿公。

台灣語言若失去，台灣民族kap文化ê根就喪失，台灣人beh作一位真正ê台灣人就無可能啦！莫怪學者講：「Beh消滅一個民族，最好最有效ê方法，就是消滅伊ê語言。」中國人執政者過去tī咱ê美麗島從事ê恐怖政策，就是beh消滅咱ê語言文化，hō咱bē記得咱是台灣人、是講台語寫台文ê民族。

聰美姐紀念基金會是紀念一位真疼台灣ê女性，伊一世人kap伊ê翁婿恬恬疼台灣，為台灣ê文化kap政治ê獨立流目屎、犧牲、奉獻，到tī一生ê路尾。基金會設立以來ê運作，就是用聰美姐ê精神，默默去栽培、教育、復興台灣人ê國家kap文化意識。

七、八冬以來，阮用所有ê時間、精神kap財力來支持「台文通訊」ê發行。無論如何艱難，阮真少怨嘆，只有靜靜無出聲，拍拚去做。

現在咱遇著ê是聰美基金會經濟第一困難ê時，亦是咱台灣人語言文化第一大絕滅危機ê時。

阮ta'向你發出呼叫ê聲，拜託你來支援，作「台文通訊」ê「共同發行人」(Co-sponsor)，hō「台文通訊」繼續koh活落去。阮需要有100位有志，每一位有志每年支援美金/加幣200khó' (若是經濟上有問題，請家己準節。) ，來寄hō聰美姐紀念基金會，作發行「台文通訊」ê路用。

你ê良心ê支援是「台文通訊」存廢ê關鍵。請將你ê「共同發行人基金」寄到：

Chhong-Bi Memorial Fund
c/o Westchester Trinity Taiwanese
Church
P.O.Box 501, Scarsdale, NY 10583
(阮會寄收據hō你，作美國地區免稅ê證明。)

若有啥物質詢，你mā會使寄批hō：
The Rev. Tan
3826 Poka St., Honolulu HI 96816
Tel/Fax: 808-735-3813
E-Mail: burtontan@cs.com

真多謝。

聰美姐紀念基金會 敬上
21/09/2000

20年本土文學創作界 擔憂ê處境

■ 宋澤萊

台灣本土文壇自1980年後，產生根本ê變化。咱先來看咱ê創作界。

自從1980年以來，因為受著美麗島事件ê影響，創作界正式告別了70年代ê鄉土文學風氣，用四族ê母語，盡力teh寫出反併吞、反獨裁、反族群壓迫、反歷史遺忘、反環境迫害、反歧視女性等等ê文章。Ti這二十年中間，作家用激動或是悲柔ê筆調，創造出監牢文學、獨裁暴君文學、二二八文學、原住民文學、台灣歷史文學、海外流寓文學、國族認同文學、國體改造文學、獨立運動文學、台灣人覺醒文學、公害描述文學、女性主義文學、母語文學…等等ê文學作品。第一期ê作家結合了政治社會運動，行動、創作並行，咱有呂秀蓮、施明正、李喬、林雙不、吳錦發、拓拔斯、李昂、王世勛、廖永來、林文義、林央敏、吳晟、宋澤萊、王定國、鄭炯明、李敏勇、李魁賢、曾貴海、陳芳明、東方白、林宗源、黃勁連、陳雷、胡民祥、李勤岸、杜潘芳格…等等作家，會使講是創作精彩koh豐沛。個ê共同願望攏是beh hō台灣成做一個koh khah獨立、koh khah民主、koh khah疼惜家鄉、koh khah美麗、koh khah有公義ê國家。這股本土文學風氣，到這陣hō tùi 1990年以後出現ê強大作家群所繼承，個ê作品ê強度會使講是以前m̄ bat有ê。

Koh來看評論界kap研究界ê狀況：

自從1980年以來，個著一直teh行向chhōe根ê路線，以終戰做界線，向頂面去探chhōe日本時代ê作品，賴和全集、楊遠全集、張深切全集、巫永福全集、呂赫若小說全集…一套一套kā編出來，研究日本時代文學ê學生nā親像溪裡ê腳仔魚hiah-nih chē。

按呢看起來，本土文學ê情形真好。

但是，ti 1980到 2000年ê這20年間，創作界所遇著到ta"猶未克服ê困境，卻是真少人知影。這種困境一日一日深，若無小心注意，咱本土文學創作ê i"仔仔會hō人捨斷去。

代先，創作界ê作品一直tō攞hō大ê報章雜誌kap教育管道機關lak ân ân, m̄ kā咱發表。因為1980年以來，本土文學ê書寫主題攏相當激烈。國民黨控制ê媒体完全封鎖這種文學，尤其是教育管道koh khah無容允這種文學ê出現。另外一方面，外省人媒体mā kap個70年代友善互濟ê態度無全，這陣也儘量無beh登激烈ê本土文學，反倒轉去推sak所謂ê「邊緣文學」kap一kóa莫名其妙ê「五四三文學」，想beh主導台灣ê創作風氣。所以1980年以後chiha-nih chē ê本土作家只好tiām家已主編ê小刊物發表作品。創作量雖然真大，m̄-koh無法度hō koh khah chē人知影thang欣賞。像這種內面熱滾滾外口冷ki-ki ê局面，已經延續二十冬，到ta"猶無法度改變，尤其是新生成ê母語文學恐驚koh過十冬mā猶無出頭ê一日。Che是咱ê第一個困境。

Koh再講，伊mā一直受著本土評論界ê漠視kap打壓。1980年以來，評論界kap研究界一再單向重視日本時代作品ê研究，對新生成ê文學作品kā-nā無看著，致使到咱只有看著過去，無看著現在kap未來。

規個評論界、研究界所以會對日本時代ê文學與chhih-chhih ê原因，可能是出ti一個意志kap一種假設。一個意志tō是beh kā台灣文學ê解釋權提轉來，對這點，阮無意見，che總是ti憨憨仔睏幾十冬後覺醒起來ê好現象。一個假設是評論者kap研究者認為對日本時代文學ê研究，一定會tàng hō個chhōe著台灣文學未來ê出路，至少會tàng提供創作者一kóa經驗。這種假設，對阮看起來是非常錯誤koh可笑ê。因為日本時代ê文學是一種混亂、初初開始ê文學，hia ê作家kan-ta"少數人小khóa有台灣人意識(比如黃石輝bē bái)，khah大部份ê作家攏有漢人意識、祖國意識、日本國民意識kap孤兒意識，寫作ê技巧mā bē脫出

浪漫、寫實、普羅、自然kap真粗淺é現代主義。無論評論者kap研究者按怎講kah嘴角全泡，kā個o-lô若上(chiū")天，有é甚至kā日本人é皇民文學也顛倒是非，講作是正確é文學，個é嘴按呢講，mā是心內有數。Hit時é意識kap技巧若kap 80年代é作家所發展出來hit種明朗、健康é台灣民族文學論、獨立自主文學論kap繁複、多變é現代、後現代技巧相比較，實在是太弱太弱lah。文學創作者並m̄是像評論者、研究者所想é hiah-nih目調sa無金，愁愁tòe人行。除去講，實在是愁kah bē坐火車，若無，創作家絕對bē去行歷史é倒péng路，創作者kan-na會行koh khah新、koh khah闊、koh khah堅定、koh khah激進é二十一世紀é文學新路，用按呢來超越過去é年代。

評論、研究者既然按呢無顧別人按怎想、按怎看，只有想beh tùi象牙塔裡去chhōe出路，m̄肯thi開目調來看80年代以後é文學創作é現實，個é逃避心態也愈來愈深。

就是ti這種分離、欠缺現實é感覺中，評論、研究界顛倒來敵視、打壓新生成é文學，對有chiah-nih chē創作者é母語文學可笑é打壓，是真可惡é一個例。個nā親像teh講：「好，恁無beh聽我é，好膽行家已é路，我tō beh hō恁好看！」就是這種心態，致使評論、研究界kap創作界全然脫節，kap1980年代以前完全無相像。Che是咱é第二個困境。

所以，今仔日é本土文學創作界，無論是用tō一款語言寫作é人，有必要ti美麗島事件二十年後，koh再結合起來，特別是1990年以後才出現é新作家群必須形成一個隊伍，重新整軍出發，迎接下一個二十冬辛難艱苦é戰鬥，來期待chia é困境最後得著解除，進入一個全新、燦爛é新本土文學時代。

編注：[台灣新文學] ti 十六期停刊了後，新舊參與者重新整合，成立「台灣新本土社」，繼續新本土文學é精神發行新刊物[台灣新文藝]。這篇是「台灣新本土社」宣言序文é一部分。本文é原文是中文，陳星旭翻譯做台文。

【電子批】

白話字kap TLPA é論戰
(四)

戴教授平安：

1. 白話字m̄是教會「活é傳統」：

白話字若講是長老教會é傳統，是tiòh é。M-koh若講是一個「活é傳統」，che toh khah勉強ah。現此時神學院é學生學白話字toh ná親像Ireland é學生學Gaelic全款，有學無teh用。總是，白話字é文獻bē因為TLPA變做糞埭…咱看hia é白話字é小說作品幾lōn ta"已經翻做漢羅ah。個é價值是絕對é，bē因為白話字é輸贏hō無去。

我同意ti政治運作，這部TLPA確實有一套，看教育部對華語音標é制訂一工一款話，大概這個決策é程序m̄是hiah-nih仔理想抑是透明。

2. 反對TLPA é理由：

這個理由對我來講是上有力é，m̄-koh對教育部kap一般人可能m̄是理由。簡單講，TLPA無做文字é按算。用TLPA toh註定二條路thang行：

a. 做漢字é注音；

b. 無聲調符號 (diacritics) é漢羅，全羅。

做一個初學者我反對無注聲調。Ui美工é觀點我反對數字取代diacritics。功能上，讀數字可能比讀diacritics khah慢(我無證據)。

當然，TLPA猶原有可能加一套diacritics é設計。準講白話字不幸輸hō TLPA，可能toh ài去建立TLPA「第二式」(用白話字é diacritics é TLPA)。(M知有人按呢做無?)

弘堯 3月初8

(五)

Ták家好：

看tak家chiah-nih熱烈討論，我mā beh講一kóa我個人é意見。

- (1) 根據我所知，張裕宏老師是支持白話字ê，意思是講，伊已經放棄伊原來設計ê hit套，伊tī Ctez軟體頂面設計白話字ê Font就是真好ê例，事實上，幾年前我kap伊開講，若是無記m-tiōh，伊是支持白話字ê。
- (2) 我反對TLPA ê理由是，佢是一陣學者去設計出來ê，hit陣台灣語文學會成立，有二個目標，一個是選定標音系統，一個是規範漢字。第一點，佢做到ah，問題是，佢選ê方式是別人會擁有問題，家已提出一套出來。這種心態其實真bái，m̄是beh選一套推薦大家使用，是beh創造一套叫大家ài來遵守，koh khah害ê是，掛學者ê名去舞一齣。第二點，想mā知，無可能有結果。
- (3) 英文是拼音，白話字是標音，我想是有淡薄差別。
- (4) 雖然TLPA有針對漳州kap泉州khah特殊ê腔口設計，m̄-koh實際上teh使用ê，大概攞無去用著，依目前ê出版品（binkan文學，kap詞典）無啥用著（m̄是攞無用著）。做研究ê時陣，愈正確愈好，m̄-koh IPA tō已經有夠，一般teh使用，我想，用著ê機會其實無大。
- (5) 世界上ê文字，敢有將聲調用字母抑是數字表示ê？可能ài請知影ê人回答。
- (6) 標準語ê概念進前有人提起過，我個人感覺無hiah-nih急來定標準語。Beh設計另外ê符號來表示漳/泉ê差別我khah無贊成，我想tī學習上不止仔費氣，因為咱語言ê學習先學家已ê腔口才去學別人ê，若是koh設計同時表示漳/泉ê符號，第一是增加學習ê負擔，第二是可能會hō家已ê腔口錯亂（因為有ê所在ê腔口是部份有thâu-lâm部份無，有一個符號，你可能soah m̄知影你是tō一種腔口ê。
- 以上是我個人ê意見。

允言 8月初8

(六)

Ták家好：

我本來無想beh參加意見。Henry兄提出我ê

名來，我寫我ê看法hō tāk家參考。

我是客人，我m̄是基督教會ê人。我對白話字用無久。

客話ê白話字(kap河洛ê白話字無啥全款)是我ê母音標（第一個音標，第一個去學ê）。我mā去學TLPA、通用、漢語拼音、IPA kap注音#2等等。Bat用白話字、通用、TLPA、IPA注音#2來寫客台語。最近用通用kap白話字niā-niā，我對這二個感覺會使當做文字。

(<http://home.il.net/~alchu/hakka/hakkafal.htm>)內底有各種ê客台語ê音標。

我無歡喜TLPA，注音#2。我ê看法是用上近英文ê音標開始。以後去學其他ê音標真簡單。先學通用、TLPA、IPA無要緊、改用白話字無問題。白話字bōe因為按呢變羹掃去。最近看著張富美（僑務委員長）主張用通用。我想可能是kap我全款ê想法。

真一上 8月初8

（這幾張批是tùi台語網選錄出來ê。

原文是全羅，編輯室翻譯做漢羅。）

“田野日記”

新加坡 6/26/2000



■ 蔣為文

仔日是第九屆「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ê第一日。這個會beh開三工。今年是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所主辦。這個會主要是做漢語ê研究，包含華語、廣東話、福建話、客話等。多數猶是以華語(Mandarin)為主。而且chiá" chē來ê學者攞是傳統漢語聲韻學ê研究者。佢ê興趣m̄是推「古音」tō是做「方言」ê比較研究。

這擺發表ê論文有196篇。大概有beh kah 300人來參加。有ù台灣、香港、中國、Ma-le-si-ah



(Malaysia)、日本、法國、美國kap新加坡等等國家。台灣來ê就我所知，有黃美金、鄧守信、董忠司、姚榮松、何三本、kap新竹師院台灣語文所、清華語言所、台大語言所等ê學生。這幾年台灣ê語言學ê學生tī發表會方面真積極。舊年tī美國舉辦ê Sino-Tibetan conference，我mā有tú著政大kap清華ê學生。Tī德州San Antonia舉辦ê西南語言學會(LASSO)mā tú著一個台大來ê學生。

這kóa台灣來ê學生，特別是新竹師院ê，擺真pi-sú，mā真客氣。佢上臺ê時擺bô輸teh向老師做學期報告按呢。佢擺會講「Tak家好，我是台灣ê新竹師院ê研究生，請各位師長多多指教」(用華語講ê)。佢hō我ê感覺是個對家tīê信心無啥夠。清華、台大來ê hit幾個學生ê情形khah好小khóa。

總是，我感覺這幾個學生來chia，淡薄仔是應付應付niá。Khah好小khóa ê hit幾個mā只是想beh有參加conference ê記錄，thang好未來chhōe頭路khah方便。Hit幾個做台語研究ê學生，我看bê出個對台語有啥熱情。Kan-ta"其中一個，伊本身是因為先接觸台語文(伊知影台文通訊)才去考師院ê台語所，有khah大ê熱情。

我幾擺想beh接觸一kóa學生，講kóa台語或者是語言學ê代誌，m̄-koh佢冷淡ê反應，hō我真失望。

這個研討會雖然是「international」，m̄-koh主要使用ê語言猶是華語。部份西方來ê學者用英語。

正式發表以外ê場合，加減會聽著香港人講廣東話，kan-ta"罕leh聽著台灣人講台語。這個會m̄-ta"是講華語，氣氛mā真中國氣。不過，我bê受氣，因為che本來tō是個中國ê「Chinese Linguistics」ê研討會。台灣人未來猶是有需要家tī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Linguistics。台灣雖然bat辦過幾擺台灣語言ê國際研討會，m̄-koh擺無tāk冬繼續辦。而且真可惜ê是bat發生過禁止用台語發言ê事件。

中晝食飯ê時，ham黃美金全桌。伊知影我tùi台灣來，當teh tī美國讀語言學了，mā真積極thêh一份台灣語言學會ê通訊hō我，招我來參加。伊mā提起講佢有一個project當teh做。He是有關東亞kap東南亞ê語言政策ê比較研究。總是，伊對少年輩ê語言學家ê關心，hō我感覺真意外。

暗時tī「福祿壽」大樓附近sêh。Hia有幾間仔唱片行。內底擺有一kóa台語歌。其中一間koh有台灣ê歌仔戲ê VCD。親像Hō-lò歌仔戲團ê天鵝宴，葉青kap楊麗花等ê歌仔戲等。另外有一間一直teh pàng「福建話」ê伴唱帶，親像安童哥買菜等。Hit tè帶內底唱ê，會使講kap台灣ê腔口差不多。我頭仔叫是he是台灣進口來ê。問頭家了才知hit個歌星是Malaysia ê人。

新加坡ê福建話，基本上我猶聽有。Hit個感覺tō ná台灣70歲以上ê人teh講台語按呢。新加坡ê福建話kap台語ê差別，我無特別收集資料做比較，所以無法度講詳細。不過，初步聽著無全ê，有年代ê唸法。比如，1997年，佢會唸「it kàu kàu chhit」。

來新加坡進前，叫是chia有真chê人會曉講福建話，結果我來chia ká試探，才發現已經無hiah chê人會曉講福建話ah。根據我初步ê觀察，主要是中年人以上，kap khah下腳層ê人加減仔有teh講。Tī福祿壽附近踏三輪車，或者賣水果ê，加減有聽佢teh講。福建話、廣東話、潮州話等，tī新加坡擺hōng當做是「方言」。新加坡政府推動講華語運動，目的主要tō是beh hit kóa講無全語言ê人放棄原來ê母語認同，改認「華語」做新ê「母語」。

新加坡ê教育是雙語教育。主要是英語kap家tī族群ê母語。福建話、廣東話、Hakfa等一kóa語言無包含tī學校教育內底。Che是因為講hit kóa語言ê人已經hō新加坡政府強迫接受「華語」做新ê母語認同ah。所以「華人」tī學校kan-ta"會使選「華語」做母語。Chi-mái大部份ê新加坡華人擺會曉講華語ah。新加坡ê華語ham中國ê北京話比起來，khah接近台灣。佢mā khah無捲舌，

腔口ham台北華語差不多。最近定聽著無全ê腔口是「研究」，新加坡人擺講「yán jiu」(tī台灣是讀「yán jiú」)。其他ê差別，主要是語詞ê無全。比如，「乘客」佢講「搭客」。除了語詞ê差別，文字mā有差。漢字tī新加坡主要是採用中國ê簡體字。

在我看，新加坡推sak「華語運動」會成功，有兩個因素。也tō是，內部因素kap外部因素。內部因素主要是利用「華語」結合華人ê認同，tī新加坡ê族群矛盾內底佔領政治kap經濟ê資源。外在因素是有以華語做國語ê中國做後盾。中國對新加坡ê華人來講，是佢阿公阿媽ê故鄉；而且中國對新加坡無直接ê威脅(因為中國從來m̄ bat講新加坡是中國ê一部份)；加上中國這幾年ê經濟tau-hauh-a好起來，學華語有實質上做生理ê好處。

新加坡 6/27/2000

今仔日是研討會ê第二工。今仔日問著在地人，才知開會ê附近有一間日本人投資ê冊店「Kinokuniya 紀伊國屋」。

Kinokuniya是tī Ngee Ann City (義安城大樓)內底。不止仔大間，冊mā真chē。比進前看ê大眾冊店加真好，mā加真chē人文方面ê冊。

Kinokuniya內底大概有7成是英文冊，2成khah加是日語冊，chhun ê無kah 1成ê中文冊。中文冊內底，大部份(我ioh有9成以上)是台灣進口來ê。中文冊內底，大部份是khah中國氣ê，少數是有台灣味ê。台灣味ê冊，有khoal'有關賴和ê冊，玉山出版社出ê「阿媽ê故事」，kap鄭良偉教授出ê hit 4本台語研究ê冊。Khah可惜ê是無khoal'台語文學ê作品。台文ê作品若會使推sak到台灣以外ê所在，會tàng增加台灣文化tī世界ê影響kap能見度。透過文字ê無全，mā thang hō世界ê人知影台灣ham中國ê基本差異。

暗頓是大會安排ê宴會。菜色真chhe'-chhau。Hit暗ham姚榮松、董忠司、竺(Tiok)家寧等人坐全桌。我ham姚榮松開講一kóa越南研

究ê代誌。董忠司有向我提起台灣語文學會，問我看beh參加無。這擺新竹師院ê學生來幾ā個(聽講是8個)，看會出董忠司教授tī這方面ê用心。

Beh暗仔tī MRT(Mass Rapid Trans) ê入口有阿婆仔teh賣報紙。我kā買2份中文報紙，伊kā我講「khou ji」(\$1.2)。

暗時坐MRT轉來，經過福祿壽ê時，發現邊仔ê巷子lin有一陣人kheh tī hia m̄知teh看啥。我ò過kā看，原來是有歌星teh駐唱ê露天餐廳。我去hit陣當teh唱蔡秋鳳hit首「金包銀」。Soah來mā koh有幾ā首台語歌，親像「心事啥人知」、「愛情ê騙子」。除了有台語歌mā有華語歌、泰國kap廣東歌。Tī hia, khiā tī餐廳外位聽免錢ê人比實際納錢入去餐廳坐ê人客khah chē。Hia ê聽眾，我感覺起來大部份是下腳階層ê。

福祿壽hia有三輪車ê集合場。就我ê觀察，有bē少三輪車夫會曉講福建話。

新加坡 6/28/2000

今仔日是我發表論文ê時間。我ê標題是「漢字對語詞認知ê影響」。He是ùì cognition ê角度來批判「有音tō有字」ê講法。可惜我hit場ê聽眾無到10人。看會出參加這個研討會ê人對cognition ê研究無啥興趣。

Chang聽收音機ê時，算是hō我聽著有福建話ê放送ah。不過，kan-ta" 3分鐘niā。He是tī FM95.8 ê新聞短報聽著ê。

新加坡ê廣播差不多一半以上ê節目是講英語ê，chhun ê是其他ê語言。

新加坡 6/29/2000

今仔日去 National Library kap聖經公會 chhōe看有白話字ê資料無。

National Library內底ê電腦顯示hia有幾ā本有關白話字ê冊。我tùi電腦內底揀2本請圖書館員幫我tiâu冊出來。結果kan-na其中ê一本chhōe有niā。Hit本是「The Hokkien Vernacular. English Text with English Notes and Chinese Romanised

Version]。He是 G.T. Hare, C.M.G., C.I.S.O 所編輯, 1904年tī Kuala Lumpur所出版ê。Hit本冊內底白話字ê符號kap拼音法ham Barclay牧師所發行ê台灣府城報差不多。Kan-ta"有小khóaê差別, 比如講「ó」tī Hokkien Vernacular內底是寫「ò」; 「hian」是拼做「hien」。另外, 這本冊內底ê課文攏無標聲調。其中有一段寫著台灣講「台灣是東南方ê海嶼, 四邊是海, 內面ê山嶺真tsōe, 亦koai" koh大」。

這本冊真舊ah (冊皮是紅色ê), 圖書館員吩咐我bê使影印, 若beh tò ài ùi microfilm印出來。Tī National Library, 一般影印只要5 cent niá, 結果ùì microfilm印, 一份ài 50 cent, 實在貴死。

National Library ê邊仔附近是新加坡聖經公會。內底有賣台灣進口來ê Hakfa kap台語ê聖經。我問店員講個敢有新加坡家tī翻ê Hakfa kap福建話ê聖經。伊講無。

暗時tī tòà ê hostel ê客廳hia寫筆記。邊仔有幾個韓國來ê遊客, 年紀大概攏20 thòng。我感覺日本ham韓國ê少年人出國自助旅行ê風氣比台灣ê少年人加真ôm。不時tī hostel攏會tú著日本ham韓國ê少年人, 偏偏真罕leh tú著台灣ê少年家。像我1998年tī越南學越南話ê時, kan-ta" tú著日本ham 韓國人, tò無tú著台灣ê少年仔。

今仔日是tī新加坡停留ê上尾工。明仔chài tò beh坐飛機去越南ê Hanoi (河內)。



(1) ■ 陳雷

Hit暗我ê老父he-ku喘又koh大giá起來, 今年這個5月算起來已經3攏ah, 這回上蓋厲害。He khùi bê輪拍鐵a灌風tàng hī-hū叫, 面一直烏

綠去。我ê老母聽著伊喘, 青狂tō罵: "你這個薰koh m̄改, he-ku giá起來, 攏mái chhap你, 放顧在你去hé!" Ta"這句話m̄知已經講幾遍lah, m̄是講未了tō叫我緊去叫先生。我ê老父一世人無食酒bê罵人, tò是愛食薰, 這項改bê過來, he-ku喘ê症頭lú來lú siōng-tiōng。

見giá起來tiōh ài去jiók陳寅先生來厝裡往診。真龜怪, 攏定著ài注射才teh會落去, kan-na食藥a無效。陳寅先生性地好, koh知影我老父ê症頭, 透暝叫mā隨tō來。個tō是看he-ku病熟悉作朋友。我ê老父好好ê時, 定定去醫館lim茶行棋。人講陳寅先生是圍棋siáu, 棋力有上(chiū")段, 少年ê時bat去台北參加比賽。

He醫館tī大街裡, ùi阮厝去用走ê mā tiōh ài半點外鐘久。不而過, 這chōa路我走kah足熟ah, 按廟後hit區甘蔗園chā"短路去, 免半點鐘tō會到。總是咱庄裡真chē人傳說, 關帝廟後面hit大片甘蔗園有phái"空ê, hiàng時a有查某吊tāu死, 身魂不時轉來tī hia。連標叔bat親嘴kā我講, hit個查某阮阿媽bat伊, 叫作阿梅, 生作bē bai, hō"個翁放捨去。Tō是這個關係, 若m̄是真正要緊ê都合, 我盡量無chā"短路按hia過。

這暗看起來是斬然緊急ê狀況, 我ê老父he-ku喘足chē冬, 罕得像按呢hé kah bê講話。我沿路走, 沿路汗流。來到廟口, 頭殼皮te"án, 一下tō按甘蔗園chōng入去。Hit陣(chām)甘蔗有二個人kóan, 規片暗暝摸niau, bê輪走入去pōng空內, kan-na有聽著一四界蟋蟀a teh háu。Ná走風ná透, 甘蔗搖來搖去, si-si sa-sa, bê輪查某鬼teh叫。我嘴齒筋咬leh, lú走lú緊, 規身軀puh ka-冷sún ê雞母皮。

雄雄頭前hia pōng一聲, 續落koh一聲, 像teh放炮a。我著驚停腳落來, 頭前遠遠有燈火teh iā"。Liam腳óa近去, 聽著人teh喝聲。Bih tòà甘蔗溝ku leh kā看, 4、5個兵a giá長槍圍leh, 一個大漢ê隊長喝: "好了! 好了! 他媽的。過來! 過來!" 有二個人按土腳空爬起來, 一人手裡giáh一枝土鎗。He隊長一手gīm短槍, 一手用手電kā

個chhiō。Hit二個人hō電火chhiō著，bē輸中著定身法，直直bē tīn 動。He隊長大聲罵：“他媽的！台灣郎，老子給你顏色看！”用手電照個é面，he面若食人é鬼a頭，目睷chiah大蕾，tú tú kap我相對看。Hit個細漢é長頭髮，驚kah嘴a開開，我bē認得是啥人。另外hit個，掛目鏡有二撇嘴鬚，m̄是別人，tō是陳寅先生，我看kah清清楚楚。雄隊長喝：“他媽的！跪下！”陳寅先生m̄跪，兵a出腳kā chām，才跪落去。He兵a馬上作一捆tōa”槍，pin-pin piāng-piāng，像teh放炮a。陳寅先生一下倒落去，phak tī土腳bē tīn 動。兵a比一個手勢，hit個細漢長頭髮é kā陳寅先生é雙腳mōh起來，ngē拖kā伊拖去tàn落土腳空。猶未oát頭過來，兵a用槍koai”按後khok hmh落，續手kā chhia落去土空內面。馬上用土鐘kā土khám起來。Hit個隊長喝：“走了。走了。”個peh上停tī圍邊é jih-puh，車開leh tō走。

我bih tōa甘蔗園滿m̄敢tīn 動，等到車走無看見，peh起腳beh走，害ah，雙腳tiuh-tiuh chhoah，腳nng soah走bē行。這時天頂尾烏雲飛走去，呈koh出來ah，蟋蟀a又koh規陣鬧熱起來。趕緊一路chóng來到醫生館，beh kā先生娘通知。ná知大門關bā-bā，lòng足久無人應。看破走倒轉來，tōe街a路走，m̄敢koh chá”按甘蔗園裡過。

轉來到厝，阿母問：“Ah先生leh？”我kā甘蔗園看著é講hō伊聽，比hō伊看。伊ná聽面ná反青，一直問：“你看有真無？”“你看有真無？”我一直tām頭，我看足真。He手電chhiō伊é面，對tī我é面頭前，陳寅先生我thái bē認得！雄雄出力雙手kā我掠leh：“雄a，che代誌你m̄通講！絕對bē使講hō人知！你知影無？”伊目睷thí chiah大蕾，若像teh命令我：“Bē使講！Bē使講！”koh若像beh哭出來，teh請求我：“M̄通講！你m̄通講！”Ah，m̄通講！m̄通講！陳寅先生作啥phái”代誌？是按怎m̄通講？伊hō人槍殺thái死，是按怎m̄通講？m̄通kā先生娘通知？我一直問，阿母青狂罵我：“你gin-a人m̄ bat。叫你m̄通講，你tō bē使講。”Ah，hit時我才12歲é gin-a niā-niā，che

天大地大é代誌我ná會知影？伊kā我é手掠leh，大聲喝：“你kā我chiū-chōa！”我hit時bē曉chiū-chōa，kan-na看伊é目睷內有hiah雄é驚惶、恐怖，tōe伊講：“Bē使講！Bē使講！”伊驚我聽無，講：“你無看恁連標叔a？伊tō是烏白講，hō人掠去槓。”頂禮拜連標叔hō人槓kah面歪歪去，規身軀烏青結血，轉來é時厝邊隔壁攏有看著。阿母kā我講，he是hō lô-móa拍é。這項代誌到我大漢了後，才漸漸探聽出來。Tō是連標叔tī阮圳a看著兵a thāi人，四界去講，hō警察掠去拍，講伊是共產a造謠言。

這時又koh聽著阮老父大嗽。阿母kap我坐tī眠床邊看伊喘，像火車teh peh崎，hī-hī hiū-hiū，規暝無停。伊目睷niauh-niauh看，有話講bē出來，天beh光進前，chán bē tiâu tō過身去。我知影，tō是hit暝叫無陳寅先生é關係。

(2)

經過幾借冬了後，無人koh再講起。不過我時常會想著，細漢hit時，hit暗tī甘蔗園看著é代誌，一直bē táng理解。Chit-má我大漢ah，漸漸明白。陳寅先生無作phái”代誌，政府é lô-móa兵a作phái”代誌thāi人，就是che bē使講得。Tī這個恐怖，hō人壓迫kah bē喘khùi é社會，我é父母為著家庭é安全，m̄敢kā人講，kā先生娘通知。Che是作父母é本性，我chit-má作人老父ah，漸漸也會瞭解。不而過，個為著這個決定，心內hiáu疑不安，自我食罪，má受著足大é苦痛，敢m̄是？這點我看會出來。Chiah chē冬以來，先生娘見若來買果子，阿母攏定著親手擦上好é，秤頭掠足nng hō伊。Che敢tō是伊對先生娘kap陳寅先生é道歉，kā個會失禮é表示？可惜到伊過身進前，攏無別物表示é方法，伊kan-na會曉按呢niā-niā。總是我看先生娘mā是m̄知影伊é意思，攏講：“Lō力”，錢khng leh tō去，罕得有話講。Chiah chē冬我m̄ bat看過伊一絲a é笑神。

過來歸仁鄉發展，土地有價。廟裡委員會決定，甘蔗園賣人起販厝。這項代誌已經講足久ah，



生理人mā來過幾借遍，我一個人反對也無路用。總是kan-na我知影，22年前兵a thài人，證據猶tâi tī hia。Chit-má teh beh hō起厝é工人ó出來，bē輸我心肝頭經過chiah chē年生好é疤，beh koh hō人割開，血流出來。這幾工，頭殼燒hōng-hōng，胸坎會痛，暗暝夢著陳寅先生來kā我講話：“你去，先去kā先生娘通知。”伊é面ham嘴巔我看kah清清楚楚，kap hit暗tī甘蔗園裡全款。

我去醫生館chhōe先生娘。伊一個人tōa hit間大厝，舊舊舊ah攏無修理。看病é所在原在一é大桌，二條椅a，邊a一個棋盤。我見著先生娘，bē輸有罪é犯人khia tī判官面前認罪，求伊赦免。“先生娘，關帝廟hit tè甘蔗園人teh beh起厝。”我講。

伊恬恬無應，kan-na kā我看。

我講：“聽講kiah早tī hia bat出過一件大代誌。”

伊mā是恬恬，面皮像一個鼓te" ân-ân，攏無表情。過一時a，親像有瞭解我é意思，才坐落來輕聲講：“吳先生，你若是親目有看著，請你koh再詳細講來我聽。”

我kā hit暗12歲gín-a tī甘蔗園看著é攏總照起工講hō伊聽，22冬以來第一擺講出嘴，心肝頭pōng-pōng-chhiàng，nâ喉一直chát起來。伊死死坐tī hia，若一khor ta去é柴頭，面攏變烏去，足久才khia起來，嘴內家已念：“想bē到是按呢，…想bē到lah……”

我kap先生娘來到墓地，tī阿母é墓前點一枝香，伊講：“多謝你kā我講這項代誌。”若像teh對我講，mā koh teh對阿母講。了後chhōa我行過墓地hit頭，有一個kē kē細細é墓，孤單tī hia，青草發kah真旺。伊指hit個墓牌講：“你看。”頂面有二chōa霧去é字：“陳記善先生之墓。民國36年5月13日逝。”Ah，這個可怕é日子我當然會記得。我問伊：“Che是啥人？陳記善先生是啥人？”伊giáh頭起來，若像nâ喉that tiâu leh，停一時才講：“Tō是陳寅先生lah。”我驚一tiō：“陳寅先生?!”伊tī chia?伊無tī hia?先生娘tām頭：

“伊tī chia。…恁老父過身hit工，你é老母tō來kā我通知。…” Ah，你早tō知影？阿母早tō kā你通知？伊koh tām頭：“感謝伊，mā感謝你。若無，我這22年é暝日m̄知beh按怎過？”我已經擋bē tiâu é傷心kap歡喜tōe伊é目屎先流出來，m̄是因為這項代誌我chit-má已經有講出嘴，m̄是為著先生娘已經知影，mā m̄是為著chiah久以來，這個食罪道歉é重擔雄雄無去，是因為數念一位勇敢良知é女性，伊為著kia" é安全，mā無beh放捨朋友é恩情，mā無beh chhin-chhin chhài-chhài kā tiōh kap m̄-tiōh é濫濫作一伙，分無清楚去。這時我又koh看著伊暝日操勞老去é sú面，大蓄目矚，22冬前hit個烏暗暝深切é目神，其實m̄ kana是驚惶é認命niā-niā，猶koh有足頂真作人é決心。

阮恬恬離開墓地，我問先生娘，陳寅先生為啥物受害？伊幾借擺搖頭，表示事實m̄知。雄雄伊面oat過來，比hit個已經行過去é孤單發草é小墓，細聲kā我吩咐，差不多聽bē出來：“你m̄通kā人講，…” Ah，m̄通講！m̄通講！我看伊liap-pō黃酸é面照著二chōa紅hōa" é西照日，tō是一個久病拖磨é老人，teh忍耐牽拖bē soah é痛苦，伊無聲音thang喝出來，mā bē使喝出來。Ah，bē使講！bē使講！Ták個人攏bē使講！我又koh聽著我é阿母按呢kā我吩咐。我知影lah，chit-má我已經知影lah，因為佢是228 é受難者，應該到ta"已經無人會記得佢ah，應該是到ta"無人知影佢é生死，佢tī toh位？應該是kan-na知影，hit一暗，伊kap行棋é朋友ù厝裡hō人拖出去，tō無koh再倒轉來。Ah，bē使講，che攏總bē使講，chit-má咱知影佢tī toh位，mā bē使講，不管tī蟋蟀a鬧熱é甘蔗園，tī黃昏無人所到é墓a埔，chia é可怕é，m̄知beh按怎講出嘴é代誌，ai koh等候到tiàng時才會tàng攏總講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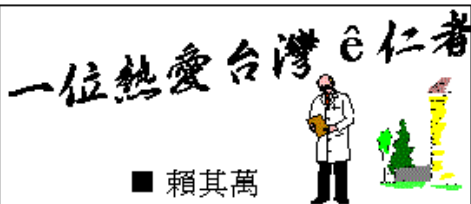
注：英語“**Unspeakable**”有“bē曉講”、“Bē使講”kap“可怕講bē出嘴”é意思。想無適當é台語詞，暫時用英語名。

前彰化基督教病院長

蘭大薈醫師 (Dr. David Landsborough) kap 伊é爸爸蘭大衛醫師 (英文名 kap 伊é kia"全款) ham 伊é媽媽連姑娘 (Miss Majrorie Learner), 兩代犧牲個人生é大部份時間, 為咱台灣人所作é服務 kap 貢獻, 確實 hō 中南部é人真感激。但是高雄醫學院 hit 幅連姑娘é油畫, 才是會 tāng 表現出個無惜家已去救人é偉大精神。

有一擺無意中, 我按彰化基督教病院é吳鴻明醫師 hia 聽著, 知影蘭大薈院長退休了後, 轉去英國倫敦 tōa。當我決定 beh 去倫敦過幾個月é教授休假é時, 我著提吳醫生 hō 我é地址聯絡著蘭醫生。我會記得 tī 批內底講, 照咱台灣人é習慣, 我想 beh chah 一個禮物(伴手)去 hō 伊, ㄹ知伊老大人有想 beh 愛我 tī 美國買啥物物件, 抑是十一月台灣醫學會我轉去台灣é時才買台灣é禮物。伊回答講, 伊啥物 tō 無需要, 但是如果我一定 beh 送物件, 伊上蓋懷念é, 是台灣é肉酥、脆瓜 kap 大茂黑瓜。伊用英文 koh 用中文寫 tī 括號內底, 看著伊寫é中文, 心內感覺非常é親切。

正月初我到倫敦了後, 有 kap 伊老大人用電話通幾佻擺。伊真詳細教我按怎坐火車去 Smitham 站。伊 koh 寄地圖來, 而且堅持 beh 開車來接阮。我 tī 電話中間伊, 我想 beh chhōa 一



位 tùi 台灣來倫敦大學讀冊é葉小姐作伙去, ㄹ知會使 bē? 伊講自從轉來英國了後 beh chhōe 人講台灣話真無容易, 所以台灣來é人客對伊來講愈 chē 愈好。伊 koh 講, beh 落廚準備請阮食中晝, 經過再三é推辭, 最後決定 hō 伊準備白飯, ah 阮 tùi 倫敦市區é餐館買便菜 chah 去。

正月二十日阮 tī Victoria 火車站看一下仔時間表了後, 就趕緊 peh 起 lih 停 tī 十八月台 tih-beh 出發é hit 班火車, 想 bē 到火車開點外鐘, 猶未看著 Smitham é 站名, 問邊仔é人才知影, 阮坐 ㄹ tiōh 火車, 這班車是 àng 南é海岸線。阮 tī Lewis 落車以後看地圖, 才知阮已經離 Smitham 真遠 ah, 若 beh 倒轉去, 著 ai 等一睏仔才有火車來, 而且 koh ai 轉車。拍電話去個厝 koh 無人接, 相信伊人已經 tī 火車站 teh 等。想著 hō 一個八十歲é老大人 tiām 火車頭等, 心內非常不安, 好佳哉火車站邊仔有計程車。阮一路趕到 Smitham, 已經比原來預定é時間慢一點外鐘, 我心內 teh 想, tùi Victoria 火車站到 Smitham é 火車是每半點鐘一班, 伊上 chē 加等兩班車, 若看無著阮 tō 應該會轉去, 所以阮就叫計程車

司機按伊 hō 阮é地址直接去個厝。到個厝, 阮 tùi 伊é後壁門會 tāng 看著食飯桌頂已經 chhōan 好三份餐具, 但是 chhiah 電鈴真久攏無來開門。伊é厝邊講伊 ká-na 一點外鐘前就開車出去猶未轉來。我趕去火車站, 竟然看著伊猶 khiā tī hia teh 等阮, 伊非常歡喜看阮平安到位。伊並無因為等久就無歡喜, 伊聽著阮最後坐計程車來, 顛倒講 hō 阮開 hiah chē 錢, 實在心內真不安。伊 tī 車內問我, 最後一次是 tī tò 見面。我講是 1973 年我 tī 台大病院作精神科總住院醫師é時, hit 陣伊來聽我報告全院臨床病理討論會 (CPC)。我講 he 是一個真罕得看著é急性間歇性紫質尿症é病人, 想未到好學é蘭醫生馬上問我, 當時是按怎診斷é, 病人有啥物症狀, 伊講 tī 彰化 mā bat 有看過兩個病例, 伊講一 kōa 病人é病狀以後, 真感慨講「唉! 已經老啦, 我攏無辦法趕著醫學é新知識。」

到個厝已經是過晝兩點半, 阮就開始食飯。Tī 食飯中間阮 kā 伊道歉, 害伊 iau kah chiah óa" 才食, 實在不安, 但是伊卻真誠懇講, hō 阮開錢坐計程車趕來, 伊 koh khah 不安。蘭醫生非常健談, 伊講規嘴正港é台灣話。伊講 1980 年轉來英國了後就 kan-na tī 台灣朋友來拜訪é時才有機會講台灣話。伊講 1940-1951 年伊 tī 福建泉州é基督教病院服務, 1952 年

去台灣以後，就一直到了1980年才離開彰化基督教病院。轉來英國了後，起頭兩年猶koh tī英國國家神經內科kap外科病院(National Hospital for Neurology & Neurosurgery, Queen Square)看門診，但是後來個太太家已一個人無法度照顧伊ê老母，所以伊就辭掉病院ê頭路，kap伊ê太太兩人全心全力照顧伊ê老母。伊ê老母連姑娘tī 1984年一百歲過身去，而且蘭醫生ê太太mā tī兩年前tiòh癌症過身。蘭太太是婦產科醫師，蘭醫生非常感觸講，伊ê太太當時tī台灣工作實在是十分ê努力kap艱苦，初初到彰基ê時，規個病院一年接生無到十個，但是個tī 1980年離開ê時，彰基每年接生四千外個嬰仔。伊mā講兩年前蘭太太就tī這間厝二樓ê厝房真安詳過身。伊講伊家已tī四個月前兩旁腳頭u開過刀。上歡喜ê代誌就是伊老歲仔人除了行路小khóa會pai"以外，身體精神看起來攏真勇健。

蘭醫生ê台灣話實在真gâu，伊講泉州、廈門、漳州ê口音無全，伊聽我講阮阿公hit代才tùi泉州去台灣，伊就問我「八十」按怎講，伊就解說hō阮聽，泉州kap漳州「八」ê發音無全款。伊講一kóa台灣ê朋友若去中國遊覽攏是去北京、上海，但是真少人去泉州。伊講你應該去泉州，然後tī街市仔hia，目調放kheh kheh，恬恬聽四周圍ê對話口音，你就會

有非常親切ê感覺。看著伊八十歲ê老人猶koh kheh目調斟酌聽ê表情，hit款對台灣鄉音ê疼惜kap懷念，會hō咱台灣人看了感動流目屎。伊講台灣話ê「親密」kap英國ê intimate是上蓋súi ê翻譯，但是有一kóa非常傳神ê台語卻無辦法翻作英文，譬如台語「漏氣」、「變質」、「棄嫌」這幾個字是chiah-nih a活跳，就是m知beh按怎翻作英文。

Tùi蘭醫生ê厝會tàng看出伊人雖然tī英國，但是伊ê心猶koh留tī台灣。個厝ê便所有一個牌仔用中文寫「廁所」，伊ê正門掛一個門牌「蘭寓」。真趣味ê代誌是，蘭醫生愛阮去前庭看伊ê「chhit-thô物」。我心內leh想，大概是伊飼ê小動物，nai會知影伊所講ê「chhit-thô物」，就是伊kap伊ê太太在生作伙kā一排ê樹仔剪作親像火車頭ê型。伊講伊真欣賞陽明山公園有一kóa樹仔剪作各種無全款ê形，伊特別懷念台灣ê火車頭，所以伊著用心創作這個「chhit-thô物」出來。伊笑笑講，chit-mā寒天khah好照顧，若是熱天，每兩禮拜就ài用時間kā這個「chhit-thô物」剃頭。作伙去ê葉小姐用鋼琴彈幾首台灣民謠「望春風」、「兩夜花」，蘭醫生非常歡喜，目調kheh-kheh，隨琴聲吟歌。伊入去書房提一本呂秀蓮女士講述ê「台灣之歌」ê錄音帶，伊講伊上愛聽這種ê台灣歌。蘭醫生有一本

訪客簽名簿，而且大部份ê簽名攏是台灣來ê朋友。伊真關心tùi台灣來英國讀冊ê學生tī chia適應ê情形，伊tùi簽名簿chhōe出一位台灣來ê女學生ê名，問葉小姐kap伊有熟悉無？蘭醫生講這位女學生已經真久無ham伊聯絡，m知伊tī學校讀了按怎樣。伊希望葉小姐會tàng幫忙chhōe這個查某gin-á。我tī邊仔看著伊充滿慈悲關懷ê目光，實在有講bē出ê感動。

蘭醫生雖然真客氣講伊趕bē著時代，但是事實上，對伊ê專長神經學猶是真有心得。伊對台灣ê神經學猶koh真關心，伊非常歡喜，現在台灣有hiah-nih chē少年醫生投入神經科。伊問我對神經科kap精神科應該合作一科抑是分作兩科有啥物意見。我講我tī台大受住院醫師訓練ê時，這兩科猶koh是合作一科，事實上我就是這款制度ê受益者。因為我本來是因為精神科才入去神經精神科，後來才發現家已khah愛神經科。我個人認為這兩科mā無必要siu"早tī住院醫師訓練期就kā分kah真清楚，因為對腦ê功能有興趣ê少年醫生，也應該有機會接觸這兩科。蘭醫生講，但是這兩門科學攏有hiah-nih chē ê物件ài學，無分家，beh兩種攏精是真困難ê。Ti辯論中，看會出伊ê腦筋真清楚，對精神科kap神經科攏有真深入ê認識。蘭醫生koh講伊tī台灣28年中間bat兩擺轉來英國渡假，每擺伊攏

用6個月時間ti國家神經內科 kap 外科病院進修神經內科。伊講現在上後悔é就是當初應該要求 kap 住院醫師全款值班，直接照顧病人，無應該親像訪問教授ti邊仔觀察。伊講真正ài學物件猶是ài tùi基層作起。

阮講kah真投機，但是看天已經leh暗ah，阮想beh相辭。伊老歲仔人講，咱koh lim一個茶，伊koh準備蘇格蘭é甜點，阮又koh繼續講落去。伊老歲仔人認為世界上人 kap 人中間é溝通，現在是愈來愈有進步，所以伊對人類é前途是充滿樂觀é。但是伊接落去講 kòa inquitious(無公正)é代誌，也實在hō人憤慨。講到 chia 伊忽然間家已問 inquitious 這個英文字應該按怎發音，按怎翻譯才 tiōh，伊就掀字典，這種好學é程度hō我滿腹佩服。而且koh斟酌kā看伊é字典，竟然是梁實秋é中英字典，koh khah hō我這個離開台灣21冬，從來m̄ bat koh用過中英對照字典é人非常見笑。Koh看 khng̃ tī字典邊仔就是彭基院刊，kap 其他一kòa kap 台灣有關é冊，蘭醫生真正是人ti英國，心ti台灣！

離開前，我kā蘭醫師講我有帶攝影機，m̄知會使錄一點仔伊é對話thang hō敬仰伊é台灣同鄉有機會看伊、聽伊講話。蘭醫生一下手就真客氣回絕，伊講伊是一位真平凡é老歲仔人，伊無習慣這種siu"正式é採訪。Tùi伊講話é目神，會tàng

看出這位謙卑é老歲仔人，確實對這種恭維崇拜感覺不安。阮離開é時，蘭醫生一定beh開車送阮去火車站，無想著到火車站，每半點鐘一班車é火車tú-chiah離開。阮講天已經暗ah，希望伊khah早轉去歇睏，蘭醫生koh堅持講，天氣siu"冷，請阮去伊é車裡等。最後算一下時間也差不多ah，蘭醫師koh kap 阮ti月台等車，蘭醫生ti火車站看著一kòa亂tàn é汽水罐仔、cola罐頭 kap hō人烏白亂畫é壁，伊滿腹憂愁講，咱é後一代真hō人擔心。伊用台語心情沉重講，「這種代誌hō我看著真消極。」我心內想消極是積極é相反詞，伊這句台灣話ká-ná無啥tiōh，但是想著蘭醫生對台語é飽學，我mā開始想著台語é「消極」可能是悲觀é意思啦。我心內teh想蘭醫生實在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tú著比我koh khah bat台灣話é外國人。

最後阮上火車，蘭醫生é身影tī茫茫暮色中消失去。但是ti我é心目中，一生奉獻hō我故鄉同胞é仁者，伊é影像永遠清楚留ti我é腦海裡。伊對人é誠懇謙卑，體貼關懷真正是人間模範。咱台灣人會tàng前有蘭大衛醫生，後有蘭大蔞醫生父kia"兩代kap咱結緣，實在是有夠好運lah！

(1996.1.31 寫ti英國倫敦)

(本文原文是中文，收ti賴醫師寫é冊“當醫師遇tiōh siki”，阿玲翻譯作台文)

攏無beh修理！

■ 溪柳

有一擺，一個台商tùi西安坐飛機beh去中國é另外一個都市。伊坐ti飛機後尾é座位。飛機起飛一點鐘後，服務人員分一張表hō大家填，這個台商看了心內非常ngai-giōh。原來是beh hō人填講，若是萬一死亡ài beh交待é代誌。

過無外久，一個服務人員thēh損槓仔kap螺絲kā行過來，口氣無好kā這個台商講：「起來！起來！」。這個台商tō隨時peh起來。Hit個服務人員kā椅子iàn起來，向下面用損槓仔kap螺絲ká tī hia khi-khi-khók-khók。一khùn仔了後，koh kā椅子iàn落來，講：「好啦！好啦！」。這個台商感覺真奇怪，tō問伊講：「是啥物代誌？」，hit個服務人員應講：「他媽的！飛機輪收bē起來，已經向頂頭報告一冬啊，攏無beh修理！」。

【笑話】

Khah好é對象

『你講你改酒是為著伊？』
 『是，無m̄ tiōh！』
 『改葉，mā為著伊？』
 『Tiōh！』
 『也改kiáu，mā是為著伊？』
 『是，正確。』
 『若是按呢，你ná無娶伊作某？』
 『我已經變kah chiah好ah，應該會tàng娶著koh khah好é某，才tiōh！』

來去Hawaii結婚！



■ 陳柏壽

『Gokekkong Omededogozaimas!』主持婚禮ê 牧師照英文字母唸了，結婚結束啦！公司準備ê 超大型ê limousine停ti門口；一批出去，另外一批入來。入來到出去，前後bê超過30分鐘。

「Hawaii是山明水秀，人傑地靈ê好所在，充滿著Romantic ê氣氛。」Che是作日本生理ê 結婚公司ti各地報紙、雜誌，甚至飛機頂ê 電影ê 廣告。莫怪日本青年舊年有七萬對ti海外結婚，其中七成以上是來Hawaii結ê。有人講東京都有23區，Hawaii是東京都ê第24區，專門hō人結婚用ê。

頂番我有寫一篇『啊那無欲啊那！』描寫來Hawaii生活趁食真無簡單。但是這種「結婚公司」是百業蕭條中ê「一枝獨秀」，發展真緊，無人通比。是本地上蓋好經營ê大企業。

公司hak有真chê 2/30呎長ê超大型轎車。Hit種車ti紐約kap東京真少有，若有，就是黑社會大lō-mōa ê標記車，普通人真少坐。Ti Hawaii，這種車是用來載新娘、新郎ê專用車，內底是闊bōng-bōng，排一kóa假花，二人坐ti內面，感覺真大pān，駛ti路頂，一隻車佔二、三隻車ê路面。Hawaii ê人已經習慣這種光景，kap這種車共存生活。

公司差不多是無本生理，買空賣空，純服務業。經理是專門去登廣告，chhōe顧客ê線路。另外就是Limousine司機、攝影師、專門唱Hawaii歌ê歌手。另外就是專門kā人結婚ê職業「結婚牧師」kap專門kā人彈結婚進行曲ê職業「結婚琴手」。

因為是專門結婚ê職業牧師，所以日本話無必要會通，kan-na照字母唸ê「証婚辭」唸會通，就有飯好食。這種牧師大部份攏無teh教會，只要去州政府登記一個號碼，就有資格。親像teh

看病人按呢，半點鐘完成一對，有一日結婚十外場ê牧師，「生理」會使講真好，收入mā真kōan。

若是會曉彈琴，尤其是彈管風琴ê人，來chia是真好，因為真需要這種職業ê琴手。禮拜日尤其是琴手欠人。每一場ê婚禮攏彈全款ê曲，一日若彈十擺，一年就彈幾千擺。所以個是控制結婚式時間ê主腦，個若彈khah緊，結婚典禮就khah緊完成。結婚公司ê琴手一般彈琴攏彈真緊，新郎kap新娘著三步作二步行，親像機器teh行路。

另外結婚公司攏有安排一位在地ê查某人來唱Hawaii ê「結婚祝歌」。用本地原住民ê詞kap調。無人聽有伊是teh唱啥，調mā無清新ê氣味，有時仔hō人感覺去葬式唱khah得當。

想起來mā真可憐：咱作父母ê，kā個ehhiā"大漢啦，ta"遇著娶嫁ê人生第一大代誌ê時，個soah來「離鄉背井」，去到一個青疏ê所在，ti一間青疏ê建築物，ti一位完全無熟悉ê青疏ê牧師ê面前，依賴一位心靈已經痲痺ê琴手kap歌手，完成個「人生大事」。

因為結婚公司真欠會曉講日語ê牧師，所以真chê人來邀請我做這種頭路。有真chê攏我去見習這種婚禮，看著牧師若hoah講：「新郎、新娘入場，親人朋友請起立！」ê時，只有我kap hit位駛車ê司機khia起來，全教會攏空空無人。牧師講：「親人朋友致謝詞！」mā攏無人出聲。我ê心肝頭，看著hit二位青年ê面，著chat起來。

我想起古早細漢ti古坑溪邊厝莊ê日子。若有啥物家庭beh結婚，十日前、八日前全莊tō攏知透透。一年前tō「送定」，全莊各口灶攏食人ê大餅。結婚hit日，全莊ê人攏出動，gin-á ti街仔路走來走去，辦桌mā攏佔大路街仔辦，無人敢講話。全莊ê人為著hit對新人歡喜。

阮gin-á人攏tōe ti新娘轎ê後面，沿路走沿路hoah：『新娘súi噹噹，褲底破一空，後壁爆(pōng)米芳，爆一下新子婿無頭髮！』面攏lu入去轎內，偷看新娘外súi！新娘beh離開親父母，一邊歡喜，一邊悲傷，mā有新娘teh流目屎ê。但是人人攏知，he是一種幸福ê目屎，因為伊有親

成五十、朋友七十、厝邊隔壁一百ê祝福。

是按怎tī人生上蓋重要ê結婚禮典ê時，將家已父母、親戚、朋友放棄一邊，離開草根大漢ê故鄉，來到這個青疏ê Hawaii呢？

是m̄是結婚禮已經m̄是啥物「人生大事」呢？是m̄是基督教ê人文思想，已經將原本真重要ê聖禮典ê一種，世俗化作有也好無也無要緊ê儀式呢？

有人講tī日本故鄉結婚著開500-1000萬日圓ê費用，負擔bē起，所以來Hawaii。一、二千khó美金就會tàng解決。實在講起來，我tī日本莊腳，結婚真樸素，但是真有情，m̄m̄免開啥物大錢。「錢」無應該hō人作心靈形骸化ê藉口。

Hawaii已經有真chê大間教會，週間租人作結婚專用ê場所。結婚公司企業化，m̄建真chê小小ê教會tī海邊，hit種教會真súi，但是無人teh作禮拜，只有專門hō人結婚，連禮拜早起m̄teh結婚。

個唯一ê理由是：Chia ê無信主ê青年來「教會」結婚，就有機會來接受福音。這種講法，就是最大ê問題。個beh結婚以前，toh知影一、二千khó hō這種結婚公司去處理，就一切ok。個心目中對教會ê第一擺ê印象，亦就是第一大ê誤解，就是用「錢」ê目調來看教會，用世俗ê眼光來款待教會ê聖禮典。

Hia ê曠日輪流teh「處理」結婚禮典ê牧師、司琴、歌手本來是面對著一對心靈上敏感，內心上充實，上熱情ê青年。但是因為結婚禮典ê職業化，雙方面ê心靈自動化儀式化，完全無法度達到結婚ê美麗、淨化、心靈ê提昇、心靈ê誓約ê境界。莫怪大部份這種青年tī典禮完成，踏出教會門口ê瞬間，m̄kā教會講「Sayonara！」啦。

我相信這種「時行」無jōa久一定會傳染去台灣。台灣ê青年男女已經開始有人成群結黨來去Hawaii結婚啦！我做一位台灣教會ê牧師，苦勸恁m̄-thang來。恁若真正hiah-nih愛來chia結婚，m̄m̄-thang交hō「結婚公司」去處理。恁thang kap本地唯一ê台灣教會連絡，但是ái先kap我有

一個約束：提早幾日到位，我beh kap恁好好講道理、準備心；認耶穌基督作恁兩位一世人ê教主、受洗禮。然後我才會歡喜kā恁主持恁ê結婚禮典。m̄免錢。若無這種ê覺悟，請恁一定tū家已所疼ê故鄉，完成恁ê人生大事。

（作者是現任Hawaii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 清風

康半仙：各位先輩，我是康半仙，專門替人算命卜卦。自從我作這行以來，已經經過二十年了。我所算過ê人m̄知有外chê，有gin-à，也有大人，有少年也有老伙仔。人ê命運真phài講，有ê好命溜溜，一生順順順；有êphài命噹噹，散赤li-lo，有時無頭路，有時連某也無去，phài命kah連我to m̄敢kah收錢，看jōa phài命。上稀罕ê，是有ê明明hit種命ngê ko-ko，衰尾kah火車to無beh hō坐，伊m̄笑嘻嘻，快樂kah爬上天；有ê明明to好命kah坐leh食，倒leh睏；不過，規日憂悶、鬱卒，規個面擺無春風，實在真奇怪！喂喂，來啊！

女：「哎呀，半仙啊，請你kā我算看m̄i，到底我厝ê風水是tò位無tú好。」

康：「是按怎，你nài會按呢想？」

女：「你m̄知，我最近隔壁搬來一家，tāk項擺佔風頂邊，厝六間，加我一間，kia³三個，加我一個，翁也比阮翁kōan一寸，連個兜ê花擺比阮兜ê khah大蕾，我想擺無？Hit隻狗m̄ pūi khah大聲。我愈想愈gēng，血壓tāk日chhèng kōan，來請半仙kā我看一下，看beh怎樣改運？」

康：「喲，che簡單。恁兜車庫ê門改向西，然後花園內裝一個噴水池，koh作一個放水ê水車，就萬事如意了。你就是欠水，水khah chē就好啦，過去你向東剋虧！」

女：「真正啊！Che真簡單，感謝你了」
 (退) (半仙 tú beh 提茶au, 一個少年人入來)
 青：「半仙仔，我無想 beh 活落去，…」
 康：「哎呀…少年é，你是按怎leh…」
 青：「我規日擺teh看電腦，也是靠電腦teh食飯。不過，電腦比人腦khah緊、khah大，技術ták日teh變。我感覺teh kap伊比賽。我é頭腦tòe無著，ták日作惡夢，日日流chhin汗。上蓋hō我gēng心é是，頂可叫我訓練é hit個新來é m成gin-á，薪水是我é兩倍，你講氣死人bōe？」
 康：「啊，這個電腦領先é世代，阮這途也漸漸受威脅了，無學電腦，親像也漸漸khia bē-tiáu了…」
 青：「電腦算命é花樣也真chē，這方面é知識也chē，但是…無全款。」
 康：「怎樣無全款？」
 青：「電腦摸bē著我é心情，也看bē著我é表情，又koh無法度一個一個了解我心內上深é想法…」
 康：「是啊！電腦我雖然m-bat，但是，我知，「物極必反」。阮這行é，看透人性百相。少年é，m免煩惱，會有轉機，只要你無失志，一切會變好。我看你頭額金光閃閃，你幾個月後一定會有轉機，絕對m-thang失志…」
 青：「真é，多謝半仙指教，我會盡力心情放鬆koh再努力，半仙koh lim一嘴茶。」
 (外面一陣音樂，有一個人彈著gih-tah, ti街頭賣唱，半仙伸頭一看，一嘴茶倒chhián，嗽kah真大聲，目睷倒吊「噯喲！」一個牧師tú好經過，kā康半仙扶leh。)
 牧：「康先生，你是按怎啦？」
 康：「不得了，不得了，這個人規身軀邪氣chhēng-chhēng, tù頭殼頂到腳尾無一個所在無染著衰運，是phài"運kah無人知é人。」
 牧：「Tò一個人啦？」牧師問。

康：「就是hit個teh唱歌é人啊！半仙直ki, m-kú面m敢看。」
 牧：「Hit個，hit個tiōh是阿福啊！阮教會é兄弟啊？你怎樣講伊hiah-nih衰，伊規日唱歌，作義工，真快樂啊？」
 康：「啊！啊」一直拍ka-lêng-sún, 「Che是我看過é上蓋phài"命，命上硬(ngē)é人，會剋(khek)父、剋母、剋兄、剋弟、剋某、剋kia"，若是啥物人kap伊接近就會無好結果…」
 牧：「Bōe啊！伊é家庭雖然khah散赤，但是真歡喜，真美滿；父母兄弟某kia"也好勢，kan-ta"用錢無thang量siōng, òi khah儉niā-niā。伊是真疼主，疼厝邊é人…」
 康：「啊！伊koh作啥物義工？」
 牧：「伊，是一位真用心é基督徒，伊無受啥物真深é教育，但是伊會曉用伊é天才去服務，你知無？」
 康：「牧師啊！你講這位青年是真虔誠愛主é人hō"n？」
 牧：「是啊！」
 康：「是重頭生，真正虔誠é基督徒，是無？」
 牧：「是啦！」
 康：「按呢，我算命chiah-nih chē年，m-bat看過chiah-nih phài"命é人，但是，這個本來é生命並無影響另外hit個新生é活命，耶穌才是真正改變命運é人…」
 「阮算命若遇著真正重頭生é基督徒就bē靈lah…」

多謝恁é慷慨捐款：

張啟典 \$120, 劉清白 \$100

Wan Wan Chen \$100, Chao Chen \$35

「台文通訊共同發行人」

加拿大地區(加幣)：

陳雷 \$200, 張明美 \$200, 蘇正玄 \$200,

陳星旭 \$200, 張秀滿 \$200, 有志 \$200,

廖碧玉 \$200, 李春惠 \$200, 賴柏年 \$200,

台灣人智慧歇後語(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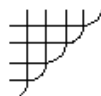
■ 溫惠雄

9. 乞食phài"葫蘆 - 假仙

Phài"葫蘆：肩胛頭phài"葫蘆。葫蘆是pu-á「葫蘆」kap「福祿」全音。

南極仙翁，李鐵拐等仙人畫像攏是葫蘆不離身，乞食phài"葫蘆是假仙人。

(例) 比如講朱高正é政治生涯，聽講伊ti德國留學時，假名陳廣信做jiâu爬仔工作。轉來台灣參加民進黨，起初ti立法院é表現bê bai，peh上卓頂趕萬年立委。後來離開民進黨自創社民黨，koh參加新黨，又koh hō人開除。伊實在有一套，台灣主要é政黨攏參加過。伊é兩句名言「拍五通電話，中國就bê拍台灣」、「政治是高明é騙術」，所以朱高正真gâu，「乞食phài"葫蘆 - 假仙」。



我ti夢中teh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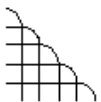
1823, Heinrich Heine

阿堯譯

我ti夢中teh哭；
我夢著你倒ti墓內。
我醒--a，嘴phê面é目屎
猶原teh滴。

我ti夢中teh哭；
我夢著你beh將阮來放sak。
我醒--a，我繼續哭，
久長koh苦痛。

我ti夢中teh哭；
我夢著你猶原合(kah)意阮。
我醒--a，但是
我é目屎猶原溢bê滴。



歡迎為『台文通訊』奉獻：

加拿大讀者請寄：TORONTO TBTS LGH, 23 Hoover Dr., Thornhill, Ontario L3T 5M6 Canada

美國 kap 其他地區讀者請寄：Chhong-Bi Memorial Fund, C/O Westchester Trinity Taiwanese Church
P.O. Box 501, Scarsdale, N.Y. 10583 USA

台灣地區讀者請kap李江卻台語文教基金會聯絡

稿件kap批信請寄：

Toronto TBTS LGH, 23 Hoover Dr., Thornhill, Ontario L3T 5M6, Canada

FAX: (905) 886-2453

E-Mail: chengsu@tor.axxent.ca 抑是bnlai@tor.axxent.ca

22115 S. Vermont Ave.
Torrance, CA 90502, U.S.A.
FAX: 310-618-1580
E-mail: ltaibun@aol.com

NON 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TORRANCE, CA
PERMIT #453

